

落霞

百年百部
争
议
小
说

大
师
更
库

I247.5
694
6

影图本

百年百部争议小说⑥

落霞

主 编：张 韧

副主编：孙 郁 张 路

5945

吉林摄影出版社

(吉)新登字 14 号

百年百部争议小说 魏洪彬 策划 张 韧 主编

责任编辑:李天民

装帧设计:曲 刚 王 玉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0.125 印张

(长春市呼伦路 7 号)

233 万字 48 插页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辽宁省沈阳印刷厂印制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ISBN7 - 80606 - 050 - 2/1·1

(全六册) 定价:138 元



肖也牧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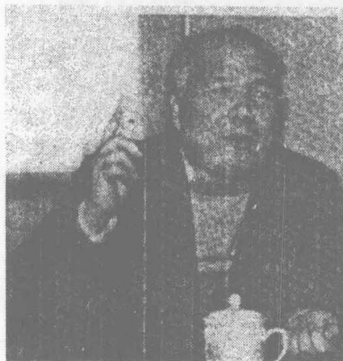
路翎像



王蒙像



王蒙一九九〇年在新疆



李国文像

《改造》是一篇政治上有根本性的错误的反动小说，它的两面不仅阴险，而且带着绝望的、冷湿的、控诉的性质，仿佛生活中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巨大的压力，把正直的人都压倒了，压死了。这篇小说中不仅没有工人阶级的感情（作者根本不懂得工人的感情是什么），而且把他所谓的工人阶级的坚持真理的积极性和工会的领导，也就是党的领导尖锐地对立起来。老工人韩魁山（共产党员）被描写成为工会中官僚主义的压制的牺牲者。这个老工人、共产党员——被作者写成了厂中唯一代表大家的利益的人，却是一个精神衰退、行动拘谨、十分孤独的人。这个被作者极力赞颂的老韩死了，就在工会改造的时候被逼死了。我读到最后那个带着恐怖色彩的死亡的场面，心下骤然一阵寒流涌过，特别是下面这段描写：

“等等！等等！”她停顿了她等韩魁山的脖子，回头看见他两眼呆呆地瞪着，发僵的嘴唇在流着口水，她恐惧地大叫起来。

老韩死了！

他静静地死在人群的声浪里死去。

……………

按照工会法的规定，改造是在超过三分之二的会员中举行的。这次选举是有效的。新的工会委员会就要工作了。

这样的死亡的描写使人感到阴沉绝望，在这样恐怖的死亡的形象之后，是那样一个表面上语气平静而实际上是僵硬



刘绍棠像

着很大的煽动性的结尾。这好象在告诉人们：你们看，韩魁山就这样死亡了，生活还是老样子，官僚主义的、压制工人的工会不受丝毫影响，照样地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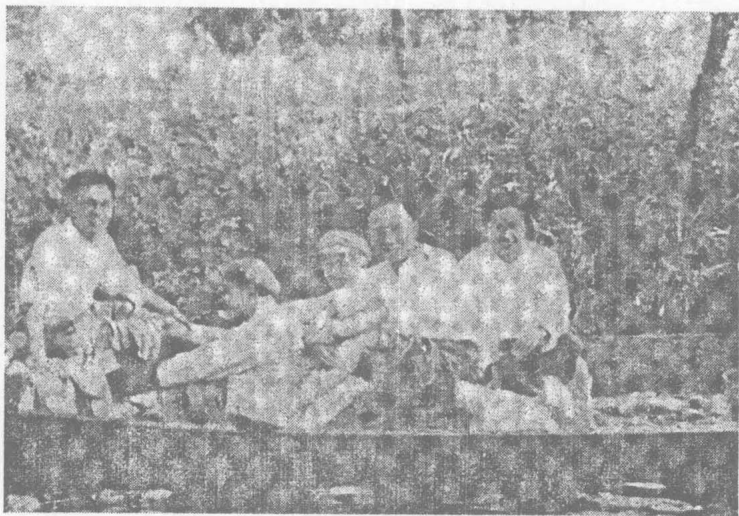
我们很眼熟，好象在哪里见过这种手法。回忆一下吧，啊，回忆起来了，那是在反动统治下，批判的现实主义者用这种无首的控诉的手法来揭露黑暗的重重和统治者的残暴。然而现在，竟有人用来对待新生的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用反动阶级对广大人民的仇恨心理，把光荣的新生活写得这样阴暗和绝望！

社会主义社会正在青年时代，将来还要发展到共产主义，它是历史上新生的、发展着的事物。企图夸大社会主义社会个别的缺点而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者描绘成仿佛是落落的，同大多数人民利益接触的官僚，这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道反事实，因而也是虚假和反动的。不管右派同右派思想如何随波逐流的新社会，不管他们现在和将来如何利用社会主义事业中由于缺少经验而产生的暂时性与局部性的缺点把无产阶级专政歪曲成一团漆黑，不管他们如何煽动青年人用资产阶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事业仍将在党的领导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掩护下迅速地实现

姚文元批判《改造》



方纪像



方纪与郭沫若、于立群、阿英等在天津水上公园



赵树理在园中



赵树理和青年在一起



茹志鹃像



李准像



赵树理、老舍、王亚平在一起

論方紀小說創作的傾向

南开大學中文系文藝評論社

前不久，方紀同志的小說《來訪者》受到讀者和文藝界的嚴正批判。大家一致提出，這部小說嚴重地歪曲了社會主義的生活實況，否定了黨的領導，丑化和破壞新社會，並且充斥着陰險惡毒的灰色情緒。這是一棟毒草；顯然，《來訪者》的錯誤性質是嚴重的。這說明，方紀同志在創作上正走到一條危險的道路上去。但是，在批判這篇毒草的過程中，人們不禁要問，方紀同志作為一個經受過革命鬥爭長期鍛煉的黨員作家，為什麼竟然寫出這樣的毒草呢？為什麼方紀同志在經歷了一場激烈而尖銳的左右鬥爭之後，恰恰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十二月，正是繼續深入批判修正主義文藝思想之時，却寫出了這麼一篇與黨的領導、與社會主義思想嚴重對立的、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起破壞作用的毒草呢？人們還要問，這樣性質嚴重的錯誤，在方紀同志的創作道路上是偶然的，還是有其一定必然性的呢？那麼，在方紀同志的小說創作又存在着什麼樣的傾向呢？又是一種什麼性質的傾向呢？產生這些傾向的思想根源又是什麼呢？這些問題應該回答，同時也完全能夠從方紀同志的小說創作中尋找到回答。因此就有必要對方紀同志的小說創作（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作品），進行一次較為全面的系統的考察，和認真深入的探討，力圖對上述的問題作出切實的兩

139

對方紀小說《來訪者》等作品的批判

兩篇奇怪的小說

陳 歌

最近讀到兩篇很奇怪的小說，一篇叫做《破案》。一篇叫做《奇迹》。乍一看，這兩篇小說似乎都是反映農村的大躍進和群眾運動的，這里面寫到除四害，寫到丰產實驗田，也寫到大規模的群眾鬥爭。可是，讀起來却感到很不是滋味，心里别扭得很。讀完小說，我覺得自己上了一个大當，滿心以為會集積許多優秀的作品那樣獲得不少思想上的啟益和艺术上的享受，結果却招來一肚子的气憤。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我想跟讀者同志們一道來研究一下這個問題。

請允許我先在這里簡單地介紹一下兩篇小說的內容。

和《破案》相似，《奇迹》也描寫了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鬥爭，不過不是為了兩個棒子，而是為了一只麻雀。故事是这样的：縣衛生科張科長“奉陪”省黨委衛生委員會檢查團到堂上村檢查除四害講衛生的情況。該縣七一前向着上報了他們全縣實現了四害絕迹，堂上村是該縣獲得最好的，号称縣上的“太陽村”，列為第一類型檢查的重點。這個村為了迎接檢查，“事先做了很好的準備”。在檢查開始之前，村支書“用軍人的方式，挺直胸脯，一宇一板地”向縣衛生科長作過保證：“我們這裏

49

對李古北小說《奇迹》的批判



王蒙與陸文夫

写中间人物的一个标本

——短篇小说《赖大嫂》剖析

梁 兮

短篇小说《赖大嫂》（西戎著，载《人民文学》一九六二年七月号），曾受到“写中间人物”的倡导者和鼓吹者们的一致赞扬。早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运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邵荃麟同志就不止一次地以这篇小说作为例子，来说明他的“写中间人物”的主张。此后，有几篇评论《赖大嫂》的文章，也都借此鼓吹要大量描写“中间人物”。我们现在就来剖析一下《赖大嫂》这篇小说，看看邵荃麟等同志的一些说法是不是能够成立。①

赖大嫂是农村中的落后分子

在小说中，赖大嫂是个农村妇女，可又是一个唯利是图，损公利己，放泼耍赖，蛮横抗拒国家政策的人。这些特点，从小说的开头到结尾，从她三次养猪的故事当中，是表现得十分清楚的。头一次养猪，她仗吞了队里供应的一百斤饲料，还反咬一口说，“猪因病而死”，饲料也“吃完了”，便是明显的抗拒养猪政策和破坏副业生产的行为。后来，实行自喂自养、收入归己的办法，赖大嫂对队里的这项规定，又抱着三心二意、半信半疑的态度。她的猪不圈不喂，却让它到处去啃吃社里的庄稼。她觉得，这样做，将来肥猪卖钱归了社，自己只不过添点工夫，算不上吃大亏；若是收入真的归己，就可以得双倍的利钱。可是，猪啃庄稼，破坏养猪公约，民兵队长张立柱同她吵了一架，家庭副业组长

掩盖阶级矛盾，调和阶级斗争

邵荃麟同志主张“写中间人物”，有一条理由是说，“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身上”，此要集中笔力“写中间人物”。赞扬《赖大嫂》的人也说，这篇小说“正确地表现与处理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矛盾”②，是“反映当前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好品”③。那么，在赖大嫂这个所谓的“中间人物”身上究竟集中了什么矛盾呢？这篇小说集中了什么矛盾，而又怎样表现和处理矛盾呢？

首先，在小说中，赖大嫂的错误思想和行为，被描写得理直气壮，畅行无阻，绘声绘色，而又淋漓尽致。象赖大嫂的仗吞饲料事件，结果是“谁也没她没有办法”，变了“一笔糊涂帐”。第二次吵架，杀猪，赖大嫂表现得更加猖狂，更为蛮横。先是在养猪户的会上骂了立柱妈一骂，又去找立柱撒泼、吵架，还两个不依地架到县里、省里去说理。可是，别人仍旧都抓不住她的任何把柄，最后也没有人能“降住”，只得不了了之。不仅如此，小说还用欣赏的笔调反复渲染她为个人私欲不得满足的种种变态心理，一再描绘她吵架时的“机灵”、“能干”和耍赖的“本事”。在赖大嫂的思想活动中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任何一点新的因素，更没有引起新与旧的思想斗争。这样展览出来的赖大嫂的所谓“内心矛盾”、“精神负担”和“复杂的心理”等等，不过是从自戕到自

• 20 •

批判《赖大嫂》的文章

• 8 •

目 录

- 我们夫妇之间 萧也牧 (1)
- 海河边上 萧也牧 (19)
- 关连长 朱 定 (40)
- 洼地上的“战役” 路 翎 (52)
- 初 雪 路 翎 (98)
- 奇异的离婚故事 孙 谦 (127)
-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王 蒙 (163)
- 改选 李国文 (202)
- 小巷深处 陆文夫 (217)
- 田野落霞 刘绍棠 (235)
- 美丽 丰 村 (262)
- 在悬崖上 邓友梅 (291)
- 科长 南 丁 (325)
- 达吉和她的父亲 高 缨 (340)
- 来访者 方 纪 (365)
- 百合花 茹志鹃 (403)
- 灰色的帐篷 李 准 (415)

除夕	萧 平 (425)
奇迹	李古北 (439)
“锻炼锻炼”	赵树理 (447)
“老坚决”外传	张庆田 (472)
赖大嫂	西 戎 (493)
出山	方 之 (511)

作者简介

萧也牧(1918—1970)，小说家，浙江吴兴人。原名吴承淦、吴小武，1936年在杭州电业学校毕业，抗战初期入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学习。后在晋察冀边区任编辑、演员、宣传队干事等，并开始文学创作。解放战争期间在张家口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团中央宣传部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1957年蒙冤被错划为右派。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致死。已出版短篇小说集《山村纪事》《地道里的一夜》《海河边上》《难忘的岁月》和中篇小说《锻炼》，1980年出版了《萧也牧作品选》。作为编辑，他策划、组织、编辑了《红旗飘飘》(十六辑)，开创了革命前辈撰写回忆录的先声。

我们夫妇之间

萧也牧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我的妻却是贫农出身。她十五岁上就参加革命，在一个军火工厂里整整做了六年工。

三年前我们结了婚。当时我们不在一起，工作的地方相隔有百十来里，只在逢年逢节的时候才能见面，所以婚后的生活也很难说好还是坏。只是有一次却使我很感动：因为我有胃病，一挨冻就要发作，可是棉衣又很单薄！那年，正快下雪的时候，她给我捎来了一件毛背心，还附着一封信，信上说：

……天快下雪了！你的胃病怎样了？真叫我着急得知不道怎么着好！我早有心给你打件毛背心，倒也不是羊毛贵，就是钱凑不够！我就在每天下午放工以后，上山割柴禾，卖给厂里的马号里了，卖了二十块边币，称了两斤羊毛，向老乡借了个纺车，纺成了毛线，打了件毛背心！

因为我不大会打，打的又不时样又尽是疙瘩，请你原谅！希望你穿上这件毛背心，就不再发胃病，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我读着这封信，我仿佛看到了她那矮小的身影，在那黄昏

的时候，手拿镰刀，独自一个人，弯着腰，在那荒坡野地里，迎着彻骨的寒风，一把，一把，一把地割着稀疏的茅草……

她这样做，完全是为着我，为着我不挨冻，为着我“不再发胃病，好好地为人民服务……”突然，我流泪了！可是我感到了幸福！

两年以后的秋天，我们有了小孩，组织上就把我们调到一块工作。那时，我们住在一个叫抬头湾的山村里。

每当晚上，我在那昏黄的油灯下赶工作。她呢？哄着孩子睡了以后，默默地坐在我的身旁，吃力地、认真地、一笔一画地练习写大楷……

山村里的夜是那样的寂静，远远地能听见胭脂河的流水，“哗哗”地流过村边。时间该是半夜了吧，我想她又是照顾孩子，又是工作……一定是很累了。就说：“你先睡吧！”她一听我的话，总是立刻睁大了有点朦胧了的睡眼：“不！”继续练她的大楷……直到我也放下工作。

早上，孩子醒得很早。她就起来哄：“嗯嗯……听妈妈的话，别把爸爸扰醒了……”孩子才几个月大，当然不懂的，还是嚷！于是她就蹑手蹑脚地起来，抱着孩子，到隔壁老乡屋里的热炕头上哄着去了。

闲时，她教我纺线、织布；我给她批仿，在她写的大楷上画红圈，或是教她打珠算，讨论土地政策……

每天下午，孩子睡着了，我们抬水去浇种在窗前的几棵白菜，到沟里帮老乡打枣；或是盘腿坐在炕上，我搓“布卷”（棉花条）、拐线，她纺线。纺车“嗡嗡”地响，声音是那样静穆、和谐……

虽然我们的出身、经历……差别是那样大；虽然我们工作的性质是那样的不同；我成天坐在屋子里画统计表……却觉得

很融洽，很愉快！

但是，不到一年的光景，我们却吵起架来了。甚至有一个时候，我曾经怀疑到：我们的夫妇生活是否能继续巩固下去。那是我们进了北京城以后的事。

二

今年二月间，我们进了北京。

她在进城以前，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深山、大沟和沙滩。这城市的一切，对于她，我敢说，连做梦也没有梦见过的！应该比我更兴奋才对，可是，她不！

进城的第二天，我们从街上回来，我问她：“你看这城市好不好？”她大不为然，却发了一通议论：那么多的人！男不象男，女不象女！男人头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的！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怕人知不道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红，头发象个草鸡窝！那样子，她还觉得美的不行！坐在电车里还掏出小镜子来照半天！整天挤挤嚷嚷，来来去去，成天干什么呵！……总之，一句话：看不惯！说到最后，她问我：“他们干活也不？哪来那么多的钱？”

我说：“这就叫做城市呵！你这农村脑瓜吃不开啦！”她却不服气：“你没看见？刚才一个蹬三轮的小孩，至多不过十三四，瘦得象只猴儿，却拉着一个气儿吹起来似的大胖子——足有一百八十斤！坐在车里，翘了个二郎腿，含了根烟卷儿，亏他还那样‘得’！（得意，自得其乐的意思）……俺老根据地那见过这！得好好儿改造一下子！”

我说：“当然要改造！可是得慢慢地来：而且也不能要求城市完全和农村一样！”

她却更不服气了：“嘿！我早看透了！象你那脑瓜，别叫人